

7958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七)



香港無線電視出版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次

五十五

傾吐衷曲

.....三

五十六

糊塗受騙

.....二五

五十七

清理門戶

.....五五



林無雙又驚又喜，又是詫異，說道：「表嫂你是一個人來的嗎？」

五十五、傾吐衷曲

楚王台上一神仙，眼色相看雲已傳。見了又休還似夢，坐來雖近遠如天。隴禽有恨猶能說，江月無情也解圓。更被春風送惆悵，落花飛絮兩翩翩。

——歐陽修

原來她是從妙玉的故事，不自覺的忽地感懷身世，心裏想道：「妙玉是欲潔何曾潔，云空未必空。我却是獨愛梅花高格調，却傷飛絮已沾泥。噫，這是造化弄人，還是我自己作的孽呢？」要知由於她和楊牧這段錯誤婚姻，心中總是難免有點自卑之感。

繆長風幾句話給她解開心中的疙瘩，她感到了好朋友「相知以心」的喜悅，抬起頭來，只見滿眼都是陽光，時序雖是初冬，在她眼前却是春天了。她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你的話不錯。但出於污泥而不染這七個字，我可是愧不敢當了。噫，繆大哥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始終沒有和你說過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什麼事情？」

雲紫蘿道：「我和元超的事情。楊華這孩子，他，他——」

她本來是把自己最隱秘的私事告訴繆長風的，但要說到楊華不是楊牧的骨肉之時，纔是她和繆長風的感情早已超乎世俗的朋友之上，也總還是有點感到尷尬，訥訥不能出之於口。

繆長風打斷她的話道：「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。人生總不免有點缺陷，過去的事，那也不用太多去想它了。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我和你是這樣，你和元超，更應該是這樣。你們的事情，我已知道。還是談些別的吧。」

雲紫蘿吁了口氣，心境豁然開朗。說道：「繆大哥，你想談些什麼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我剛剛想起曹雪芹寫的一首詩。紅樓夢我沒看過，這首詩我却聽人說過。據說他寫紅夢樓最少花了十年時間，還未寫成。這首詩就是他自己訴說他寫紅樓夢時的悲痛的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啊，有這樣一首詩嗎？我倒還沒有聽過呢。你念來給我聽聽。」

繆長風念道：

「浮生着甚苦奔忙，盛席華筵終散場。

悲喜千般同幻渺，古今一夢盡荒唐。」

謾言紅袖啼痕重，更有情癡抱恨長。

字字看來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尋常。

雲紫蘿默吟「謾言紅袖啼痕重，更有情癡抱恨長」兩句，觸起愁思，自己也不覺癡了。

繆長風道：「這首詩怎麼樣？」

雲紫蘿道：「好。就是太傷感了。不過以曹雪芹的際遇，也無怪他寫出這樣傷感的

詩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曹雪芹的身世，我所知無多，你說給我聽聽好麼？」

雲紫蘿道：「他是八旗世家子弟，祖先幾代，都在江南做內府的織造官，那是一個既接近皇室又容易賺錢的肥缺。當時曹家在官場的地位，真是喧嘩一時，康熙六次「南巡」，有五次就住在織造官署裏面。在這五次中，曹家就接了四次「聖駕」。他家的榮華富貴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」

「但後來曹家不知犯了什麼大罪，就像紅樓夢中所寫的賈府一樣被抄了家，一個顯赫萬分的家世，就此毀滅了。那時曹雪芹只有十多歲，在南方生活不下去，遷到北京，仍然一天天窮困下去，經常是全家食粥過日，但他還是一派狂傲派頭，稍有點錢，就縱酒賦詩，有時喝多了酒錢也付不出。他的好朋友敦敏曾有一詩送他，這首詩就是寫他當

時的這種生活的，我倒還記得。」

當下唸給繆長風聽道：

「尋詩人去留僧壁，賣盡錢來付酒家。

燕市狂歌悲遇合，秦淮殘夢憶繁華。

繆長風道：「一個貴公子出身的人，能夠忍受貧窮的折磨，寫出紅樓夢這樣的好書，曹雪芹也真是值得令人敬佩。敦敏這首詩雖好，可比不上曹雪芹自己寫的那首述懷詩。因為敦敏的詩只是替曹雪芹惋惜失去的繁華，意境就未必較低了。」

雲紫蘿點頭道：「你說得不錯。」

繆長風忽道：「曹雪芹那首詩，你最喜歡那句？」

雲紫蘿不願吐露自己的感觸，反問他道：「你呢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我最喜歡的是最後兩句：字字看來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尋常。我的淺見是曹雪芹這首詩並非單純傷感，他也有令人奮發的一面！」

雲紫蘿眼睛一亮，輕聲念道：「字字看來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尋常。」心裏想道：

「對呀，曹雪芹以心血寫成的書，他雖然受了十年辛苦，但他也得到了『不尋常』的成功，感到了『不尋常』的喜悅了。字字看來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尋常。這裏面不也是有

着自豪的感情嗎，我怎麼只是看到感傷的一面呢？」

繆長風接着說道：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對人言只二三。人總難免有受到挫折的時候。但像曹雪芹這樣，不爲困難所嚇到，在逆境裏仍然十年如一日的去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，那就少了。」

雲紫蘿眼睛裏閃露出喜悅的光輝，緩緩說道：「繆大哥，你說得真好，說下去呀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我只是一個常人，我不敢希望有曹雪芹那樣偉大的成就，但他的精神我是想要效法的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對，曹雪芹可以把畢生精力放在他所喜愛的文學上，你也可以致力於你喜愛的武功上，爲武學開闢新的境界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這對我是太奢望了，但你的鼓勵我是衷心感謝的。我還在想，咱們效法曹雪芹的精神，不僅只限於致力武功，還可以放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。我的一個好朋友對我說過這樣一句話，當一個人只想到自己時，天地就狹小了。我想他這句話是說得不錯的。」

雲紫蘿聽得出了神，半晌笑道：「繆大哥，你的話也是充滿禪機妙理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我對佛經可是一竅不通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佛經有『當頭棒喝』，你的這番話對我也等於是『當頭棒喝』呢。不瞞你說，我剛才聽你唸曹雪芹這首詩的時候，只是從曹雪芹踴躍的一生連想到自己不幸的命運。我的境界可就比你差得遠了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你別把我捧到這樣高，我說是會這樣說，做起來可還差得遠呢。但在咱們共通相識的朋友之中，却是不乏這樣的人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啊，你心目中所想的是誰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比如說，孟大哥元超就是這樣的一個。」

雲紫蘿又是歡喜，又是自慚，說道：「不錯，他爲了反清大業，百折不撓，比起他來，我是差得遠了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元超性情沉毅，豪氣內蘊，他站在你的面前，就像一座山一樣，令人有穩重的感覺。」

雲紫蘿笑道：「繆大哥，你不知道，我和他和宋騰霄同在一起的時候，我們也是常常把他比作泰山的。我就是喜歡他的這種性格。」說至此處，想起往日三人同遊西湖的往事，不覺黯然。

繆長風道：「我知道。我也是十分喜歡他的這種堅韌不拔的性格。」

雲紫蘿忽道：「說到泰山，我倒想起一個人來了。這個人表面看來和孟元超大不相同，但却同樣有着不怕困難的性格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哦，你說的是林無雙？」

雲紫蘿道：「不錯，不知道這位林姑娘現在怎麼樣了？」

繆長風在內心深處暗暗嘆息，想道：「其實紫蘿和元超本來應該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的，但可惜命運的播弄，他們現在却是破鏡難圓了。元超和林無雙結識在前，紫蘿和元超分手在後，他們若是有情，這也怪不得元超負心呢。」當下說道：「林無雙從丐幫聽到的消息，說是牟宗濤與清廷勾結，意圖篡奪扶桑派的大權，因此她本來要和孟元超同往小金川的，也不能不臨時改變主意，和她的師兄師嫂重回泰山了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這位林姑娘年紀輕輕，外貌柔弱，但碰到有重大問題的時候，她却不怕挺身而出，把重擔子挑起來。說老實話，我是既歡喜又佩服她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我聽元超說過，林無雙和他談起了你，對你也是十分佩服呢。惺惺相惜這句話用在你們身上正合適。噫，你們雖然還沒正式相識，也可算得相知以心的知己了。」

雲紫蘿若有所思，半晌說道：「咱們這次南歸，可要經過泰山嗎？」

繆長風道：「那就要看咱們採取什麼路線了，當然也是可以從泰山腳下經過的。不過，倘若走另一條路，可以縮短兩天行程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從這裏到點蒼山，總得走一個多月吧？」

繆長風：「不錯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那就不遲在這一兩天的時間了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你是想見一見林無雙對麼？」

雲紫蘿道：「是呀。我在奶媽家產下孩子那天，聽說她曾經來過，可惜我見不着她。在泰山之會那天，她和孟元超同一起，我見着了，她却又不認識我。」

繆長風道：「所以你想和她正式相識？」

雲紫蘿道：「說也奇怪，我心裏總是有個感覺，覺得她是我的知心朋友，甚至就是我的妹妹一般。當然我想早日找着卜大鵬，接回我的孩子，但爲了見一見她，我就不在乎遲這麼一兩天了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這是李商隱的詩吧？一般人總是喜歡拿這句詩來形容男女之間的心心相印，其實是不論男女，在知己朋友之間都可以適用的。」

雲紫蘿笑道：「這『知己』兩字，甚至還可以包括沒有見過面的朋友在內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一點不錯，像你和林無雙，也就可以適用『心有靈犀一點通』。」

句詩了。爲了完成你的心願，我陪你上一趟泰山吧。」

雲紫蘿道：「好，繆大哥，你真好。」

繆長風笑道：「其實我也要到泰山去探聽探聽消息的。巧幫打聽到的風聲，是說牟宗濤和宗神龍等人準備在上個月十五那天上泰山搗亂的，不知結果如何，我也很想知道呢。」

心有靈犀一點通。雲紫蘿在路上想念着林無雙，林無雙在泰山之上，也同樣的在想念着尙未曾相識的雲紫蘿。

據說牟宗濤要來搗亂的那一天已經過去了，但却是風平浪靜，什麼事情也沒發生。林無雙覺得有點奇怪，但却以爲這是牟宗濤和宗神龍給那神秘的黑衣人嚇怕了的緣故。

幫中的日常事務，有石衛夫妻料理，倒是不用林無雙費神。這天一大清早，她獨自一人，走到小天燭峯的松林做「例行功課」——練本門的內功和劍法。

「大天燭峯」和「小天燭峯」是泰山的一處名勝，兩峯夾峙，拔地而立，形似一對摩天蠟燭，每當雲霞飄過峯頂的蒼松，便像「天燭」升起裊裊的紫煙。這是在泰山上看雲海的最佳之處。小天燭峯的山頭雖然較小，但峭拔矗立，却是比大天燭峯更險更高。這天不知怎的，林無雙的心緒有點不寧。做完了例行功課之後，望那翻騰的雲海，

那忽聚忽散的浮雲，幻出千奇百怪的奇物，她的心情也像翻騰雲海一樣，禁不住浮想連翩，難以自休。

變幻的浮雲幻出孟元超的影子，「小金川的戰事不知如何，孟大哥此刻大概是沒有餘暇想及我了。」

她最惦記的是孟元超，她爲孟元超擔心，也爲孟元超感到驕傲。——她知道在激烈的戰事中，孟元超隨時都會遭受危險。但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不是正應當像他一樣嗎？每當她想起他時，固然難免擔心，但內心深處，也總是感到喜悅的。

「人生的變化，真像浮雲一樣的變幻難測。」林無雙心裏想：「我和孟大哥相識的日子不算長，他却像是最親近的人一樣，我懂得他，他也懂得我。牟宗濤是我自小同在一起的表哥，如今却是像陌生人一樣了。他空有英俊的外貌，內裏却包藏着一顆骯髒的心！」

牟宗濤的影子迅速在她腦海中消失。但隨着孟元超影子的再現，她却忽地又想起了一個人來。

她想起的是雲紫蘿。她常常是在想起孟元超的時候，跟着就會想起雲紫蘿的。

「她不知知不知道，在我的心中，我是把她當作姐姐一樣的。可惜那天我沒有見着

她。」

忽地一個奇怪的念頭在她心中升起；「人家都說她是孟大哥的舊情人，我知道孟大哥也還是愛着她的。如今她和楊牧已經分手，她會不會回到孟大哥的身邊呢？」她感到有點不安，但這不安的感覺也是迅速消失，隨着而來的却是一陣自慚。

「孟大哥正在戰場上和敵人廝殺，我却在爲着私情煩惱，不太可羞了麼？」林無雙心想。

隨着又再想道：「雲姐姐受了許多迫害，在她臨盆那天，鷹爪還找上門來。這還不算，和她同床共枕了八年的丈夫，也誣蔑、折磨她、拋棄她，這是任何女人都難以忍受的事情，她也頂下來了。我應該學得像她這樣堅強才是，我怎能夠還嫉妒她呢？嗯，如果她和孟大哥真的能夠破鏡重圓，我還應該爲他們慶幸才對呀！」

林無雙抬起頭來，迎着初升的朝陽，看着變幻的雲海，心胸豁然開朗，不知不覺吟出一首詩來：

「岱宗夫如何？齊魯青未了。

造化鍾神秀，陰陽割昏曉。

憑胸生層雲，決眴入歸鳥。

會當凌絕頂，一覽衆山小。」

這是她和孟元超第一次登臨泰山的時候，孟元超唸給她聽的一首詩。這首杜甫所寫的「望嶽」詩，曾經震動她的心靈，令她得到如此啓發，尤其是最後的這兩句。

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衆山小！」林無雙口裏唸着這兩句詩，心裏想道：「不錯，我應當把眼界放闊一些，不該老是想着一些私人的小事情，這才沒辜負孟大哥唸這首詩給我聽的用心。我現在正是站在泰山之上，是應該站得高，看得遠的呀！」

朝陽點紅了天際的雲霞，翻翻滾滾的雲海霎那間靜止了，滿天的朝霞襯托出萬里晴空。林無雙紊亂的心情也重復歸於寧靜，連內心深處的一點「雲翳」，也好像在陽光之下消除了。

正在她感到心胸豁然開朗的喜悅之時，忽地聽得林間的樹葉沙沙作響。

林無雙驟吃一驚，連忙回過頭來，喝道：「是誰？」

只見在「五大夫松」那邊，走出一個少婦，微笑說道：「無雙，還認得我麼？」這少婦面掛笑容，眉宇之間，却是令人感覺得到有說不出來的許多憂鬱。

林無雙又驚又喜，又是詫異，說道：「表嫂，你是一個人來的嗎？」

原來這個少婦不是別人，正是牟宗濤的妻子練彩虹。